

# 晚霞湖畔的 乞巧女儿节

□ 王新琪



迎巧 姜波亮 摄

## (一)

距离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城5公里的姜席镇，青山叠翠，绿树环绕，一潭碧波荡漾的湖水静静地躺在三面环山的怀抱，茫茫烟波，淡淡云影，几只舟点缀湖面。据说，峡谷的上游原来有一些姓晚的人家居住，这里修建水库后，自然就叫晚家峡水库，后来，当地政府发展旅游，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晚霞湖。

本来晚姓就很少听到，联想到天上人间、牛郎织女，那些村庄，大概是仙女点化而成的吧？或许，有人们世代生息的地方，便有织女下凡来到人间的遗迹。

七夕，源于一个上古的神话，因为牛郎织女的故事，让这平淡的日子多了许多神秘。

晴朗的夏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白茫茫的银河像一座天桥横贯南北，天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便是牛郎星和织女星。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他们相会的日子，寂静的夜晚，无数喜鹊飞上银河，为牛郎和织女搭起天桥。如果这天的深夜站在葡萄树下，仔细去听，还能听见牛郎与织女的对话。从记事那天起，我一直都有这样的渴望，渴望在某个神秘的夜晚知晓牛郎织女的秘密。家里没有葡萄树，我便设法到别人家的葡萄树下去听，但牛郎和织女说了什么，我终究没能听到，奶奶说，那是因为我心不诚，才听不到他们说话。

相传，天上织女“年年机杼”，善织“云锦天衣”，因此，人们尊称织女为“巧娘娘”。在西汉水流域的西和、礼县，七夕似乎与鹊桥相会的神话关联不大，这里的七夕节，是民间神圣的乞巧女儿节，是当地地少一年一度的盛装聚会。

在田间阡陌，在湖岸河边，每年农历六月三十晚上开始，年轻的姑娘们怀着对巧娘娘的虔诚，翘首期盼，迎请织女来到人间，祈求巧娘娘赐以聪慧、灵巧，当地人称之为“乞巧”。祭祀活动一直持续到七月初七晚上，坐巧、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七个阶段，姑娘们为自己幸福美好的生活沸腾着，一位泥胎的巧娘娘身着霞帔坐在中堂，大家叩首膜拜。姑娘们用歌声抒发的，是西汉水养育的女儿们对传说中巧娘娘的祝愿，也是对自己花样年华的祈福。

待嫁闺中的姑娘描着青黛，穿上彩衣，花枝招展地游走着，粉面桃花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微笑。她们用自己的巧手扎起花束，炸上油香，端上供果，站在巧娘娘的神龛前，虔诚地齐唱《迎巧歌》：“每年有个七月初七，天上牛郎配织女，巧娘娘莲花台，南天门你开开，把我巧娘娘送出来。一片天两片天，我把巧娘娘接下来。巧娘娘穿的缎子鞋，我打高山接你来，巧娘娘穿的偏带鞋，我打河边接你来……”美妙的歌声传遍仇池大地，在盛夏的河谷升腾，传递着姑娘们的喜悦，唱出她们内心的期待，期望自己有一手好女工，做一手好茶饭，嫁一位好郎君……

## (二)

盛夏的晚霞湖，芦苇和香蒲浩浩荡荡，绿意盈盈，苇尖上一抹淡淡的亮色，是骄阳羞涩的点缀，波光潋滟的湖水，接天连地的荷花，招徕着南来北往的游人。

农历六月的最后一个黄昏，夕阳给大地披上蝉翼般的光彩，云朵儿或浓妆或淡抹，迈着轻盈的脚步在天际缓缓行走。

晚霞湖南岸，姜席镇初级中学副校长姜克尚家的屋里院外，花枝招展的乞巧姑娘出出进进，像一朵朵飘来飘去的五彩祥云，映得我的心也有些按捺不住激动。姑娘们正在为晚上的迎巧活动做准备，她们有的打理着凌乱的辫子，有的三五个坐在一起挥动手中的扇子说说笑笑。姜校长一遍一遍检查迎巧时要带的东西，又不厌其烦地叮嘱大家要走的路线、安全、注意事项。女主人席席在上屋的厅堂里忙碌着，她把桌上的其他东西收拾干净，恭恭敬敬摆放上事先准备好的供果、巧芽、香炉等。

姜校长和其他几个老师带领孩子们去湖边迎接巧娘娘了，席席迅速把屋里屋外拾掇一遍，又一个一个捡起孩子们随意丢在院子里的矿泉水瓶子。夜幕渐渐暗淡下来，这个热

闹了一天的院子，突然间就安静了，空旷的院子，只有女主人出出进进的身影，像随着日子不断漂浮的一只小船儿，生活的琐碎和酸甜，都被沉淀在时光幽深的海里。

席席嫁到姜家后生育了一双儿女，夫妻俩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扯长大，儿子在乡政府工作，儿媳在县城做小生意，年轻人各忙各的，带孩子的事自然就归给她了。女儿幼师毕业后暂时在家里帮父母打理生活琐事。自从姜席初中在她家定点乞巧开始，巧头儿的重担也就落在她的肩上。

乞巧文化，是起源并流传于西汉水流域的秦人遗风，是一种集信仰崇拜、诗词歌赋、音乐舞蹈、工艺美术、劳动技能为一体的综合性节日民俗文化活动。为了更加规范地传承保护乞巧民俗文化，每年暑假期间，姜席初中都要组织学校乞巧研习所的乞巧队员参加一年一度的乞巧节。学校还开设了校本课程《校园乞巧情》，组织学生成立乞巧兴趣小组，并编制校本教材《千年乞巧情，神秘女儿梦》。今年的乞巧节，姜校长担负着训练几十个学生乞巧的任务，孩子们的练习场所就在他家的院子里。席席每天陪着孩子们唱乞巧歌，给她们烧水做饭、生巧芽、炸面花儿，她把从巧娘娘那里乞来的智慧和灵巧，默默融入到家庭和生活当中，又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如花似玉的乞巧姑娘。

农历六月三十这一天，是乞巧节里最忙的一天。“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乞巧，这一古老的民俗文化，穿越浩瀚的历史长河，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西汉水沿岸的许多村庄，一直传承着这样隆重而盛大的仪轨，每年从七月初一前夜到七月初七深夜结束，过去，也许是因为生活的窘迫与无奈，未出嫁的姑娘通过对巧娘娘的膜拜，乞取智慧、乞取娇容、乞取生活的技能，从而希望自己的生活幸福，但到了经济和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七天八夜的乞巧活动，是传承千年的古老民俗，也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辛劳一年的女性们的狂欢节，特殊的日子，甚至比过年都要热闹。如此盛大的节日，席席却没有时间去参与。六月三十早上，坐巧人家要起得很早，席席清早起床，姜校长安排孩子们到造巧人家去请巧。等孩子们把手艺人制作的巧娘娘接到家里，安放坐巧娘娘像的供桌，准备供品，帮助孩子们梳妆打扮，继续练习歌舞。连续七年，席席没有一天能走出家门，去看热闹，去和同龄的姐妹们狂欢。

农历七月初一，为了一场传承千年的欢聚，为了自己心中夙许一年的等待，人们不辞辛劳，步行来到晚霞湖，聚拢在湖边巧娘娘的塑像周围。

夜色渐渐漫过晚霞湖的芦苇，漫过无边的荷塘，漫过如潮的人流。汉白玉砌成的走廊上，姑娘们面对纸糊的巧娘娘齐刷刷跪成两排，带头的姑娘焚香点蜡，燃纸放炮，大家双手合十，对巧娘娘深深叩拜，齐声唱出迎巧歌：“六月三十天开门，我请巧娘娘下凡来，巧娘娘，下凡来，给我教针教线来……”悠长的歌声划过夜空，在空旷的天际回荡，时间似乎凝滞了，就连一路跌跌撞撞的风，也都停住了呼吸。恍惚间，南天门徐徐打开了，一朵祥云缓缓出现在天空，乞巧姑娘们接上从天宫里走来的巧娘娘，一路唱着：“一炷香，两炷香，我把巧娘娘接进庄；巧娘娘，想着你，我把巧娘娘请下凡……”

迎巧的队伍返回到姜校长家的大门口时，院里院外已经挤满了人，姑娘们的歌声由远而近，人们自觉让开一条通道。早在上房等待接巧的席席，双手接过姑娘们请来的巧娘娘，恭恭敬敬安放在桌上留出的空位置上，引导乞巧姑娘点三根香，烧三刀黄裱纸，磕三个头。姑娘们从门里一直到院子齐齐跪下叩拜，歌声又一次唱起：“七月初一天门开，我请巧娘娘下凡来，巧娘娘请到神桌上，天天给我教文章；巧娘娘请上莲花台，天天教我绣花鞋……”

在这庄严肃穆的仪式当中，我们这些外来客，也都恭恭敬敬立于院子的一角，屏息静气，凝神观望。中堂上供奉着的巧娘娘，仿佛就在那香烟升腾的瞬间，赋予了神的超常能力，从湖边迎来女神，被姑娘们恭恭敬敬供奉在自己的心尖上。从此，那些无处诉说的私话，有了倾诉的对象，那些无从实现的想法，有了期盼和念想……

迎巧的程序结束，人也该散了。乞巧歌的余音还在空中缭绕，姜校长就叮嘱孩子们，让大家耐心等待家长来接，家长还没来的孩子们先不要着急，再多等一会儿。

夜已深，院里院外的人渐渐散去，姜校长归置好乞巧用

过的器具，看见还有几个孩子没有家长来接，就骑着自家的双人自行车，挨个儿送他们回家。院子里还坐着七八个慕名而来观看乞巧活动的外地客人，他们一边闲聊，一边等待女主人为他们安排住宿房间。

席席快速收拾好一间屋子，又抱着一叠被褥进了另一间屋子。夜的深沉悄悄漫进了院子里屋脊投下的阴影，这户连续七年的坐巧人家，也在一天的劳碌之后，迎来了夜的恬静。平凡朴实的女主人，承担了七年的巧头儿，这七年间，她的劳累与付出，只有自己的身体最能感知；这七年间，她内心的期盼与虔诚，也只有洞悉一切的巧娘娘才能看得完全、看得真切。

## (三)

在晚霞湖畔游走的几天里，我暂住在晚霞湖畔的姜毓先生家，或许是被巧娘娘神性的光芒所浸染，我仿佛一个来走亲戚的客人，不知不觉融入姜先生一家的平常生活。

早上起得很早，想出去看看天气怎样，没想到姜毓先生两口子比我起得更早。院子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男主人在煮罐罐茶，女主人哄着外孙子，看见我往外走，便给我挪了板凳，让我坐下喝茶。

我学着他们的样子，在一个空茶罐儿里下了些茶叶，添上水，放到电磁炉上慢慢煮。接过女主人端来的麻花儿，一边吃，一边打量四周。这是在东房的外围重新修建的一间屋子，与东房的小卖部相通，可以到院子。里面中间位置是一张大约三四米的装裱工作台，四周的墙上整整齐齐挂着各种裱好的字画，临近门口的桌上有一台电脑，对面的一张桌上摆着两尊扎好的巧娘娘像。

巧娘娘慈眉善目，栩栩如生。从发饰到衣裳，精致的剪纸、惟妙惟肖的画工、比例协调的塑型，无不体现出独具匠心的精妙。我问姜先生，那巧娘娘像你自己扎的吗？他很自豪地点着头，说他每年都要扎几个巧娘娘像。

茶罐里的水烧开了，滋滋冒着热气，我把茶汤倒进茶盅，再添上水去煮，姜先生怕我喝不习惯，给我的茶盅里加了冰糖，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喝罐罐茶，但这样的喝法还是头一次。姜先生笑称这是他们当地的早茶，与南方的早茶有很大区别，大清早煮一罐茶喝上，再吃点馍或者点心之类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早餐。喝了早茶，不论干多重的活儿，整天都不会觉得累，如果哪一天没顾上喝早茶，这一天就像丢了魂，干活儿也就没有劲啦！

不时有姜先生的朋友进来，他爱人像变戏法一样，从一个小柜子里不断取出茶罐和茶盅，于时，好几个茶罐在电磁炉上冒着热气，就像姜先生夫妇待客的心，从里往外溢涌着浓浓的真情。大家聊着今年的乞巧节，聊着墙上挂的字画，聊着喝完茶要干的事情……

时光，似乎就静止在这一刻了，我也从一个投宿的客人，融为他们中的一员。

喝完茶，我被几个朋友叫上去了云华山。晚上回来快到住处，远远看见写着“凯风轩”三个大字的仿古灯笼亮着，融融的灯光透过敞开的门，安静地洒在路口。我走进去的时，有两个来取字画的我刚好出门。姜先生送走客人，回头又给我拿出了茶罐儿，说跑了一天，喝一罐茶解乏气。

姜先生的爱人哄睡着了外孙子，坐下和我们一起喝茶，她说这几天姑娘在练习乞巧节目，把孩子给她撂下了，一天到晚做饭看孩子，还得照顾小卖部，门缝都没出去过。想当年，她也是村里的乞巧队的“明星”成员，这几年女儿参加乞巧，她就退出来全力以赴支持，搞服务。

我说姜先生也可以帮你呀？她瞄了一眼正端坐在电脑前的姜先生，说他根本靠不住，出去一整天，刚刚才进门。原来，村子里过世了人，姜先生去帮忙（帮忙），有人来取字画他才回来的。临近乞巧节了，杂七杂八的事情很多，七月初三是晚霞湖民间文化艺术社的年会，都六月二十九了，场地还没有挪出来，准备工作根本没法进行，姜先生心里很焦急，正在群里给大家发消息。晚霞湖民间文化艺术社是晚霞湖畔民间文化艺术爱好者和热心人自发创建的“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学习的团体，姜先生是秘书长，社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他操心最多。社团还不定期出版内部交流刊物《晚霞湖》，身

为主编，他要负责每一期的组稿、审稿、校对、印刷工作。

姜先生的爱人嫁到他家的时候，家里人口多，生活担子重，划了五口人的土地，要养活十几口人，人多地少，每年责任田里的收成只能勉强支撑过前半年，剩下的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在姜先生从小跟着父亲学扎巧娘娘的手艺，无奈之下，他和妻子商量，带一些材料，走村串巷去扎巧娘娘像，换回一些粮食贴补家用。那时候，人们虽然缺钱，但对巧娘娘的亲爱和崇拜却没有丝毫的含糊，每天早晨出门，背上扎好的骨架、各色纸张、各种颜料、糨糊，走很远的路，如果有人需要巧娘娘像，便和妻子默契配合，给做好的骨架糊上纸，画脸描眉、粘衣服、做头花，精心装扮巧娘娘。有人给钱就收钱，没钱给的，换些玉米也行。忙碌一天，晚上回家，能换几十斤玉米和十几块钱。老两口笑着说：多亏巧娘娘的荫佑，靠着这点手艺，才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日子，渐渐迎来了丰实的生活。

姜先生说，小时候父亲经常讲“薄艺养家”，当时他一点都不明白，直到自己的手艺能帮家里度过一个难捱的日子，他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如今，弟兄几个的日子都过得不错，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已经成家，有了孩子；儿子结婚的时间也定了，打算过了乞巧节，就给儿子准备婚事，把原来的旧房子好好收拾一下，让小两口以后自己过。用他自己的话说，孩子大了，也得让他挑上担子。

第二天，当我从久违的深度睡眠中醒来时，晨光已经悄悄来到院子里，落在窗台上，之前担心喝了罐罐茶睡不着，没想到一觉就睡到了大天亮。

姜先生已经在工作室裱画儿了，他得抓紧把那些活儿赶出来，一部分给乞巧节的展厅用，一部分放到艺术社的展厅里去。一张皱巴巴的画经过他的手，便像脱胎换骨的人儿，焕发出本来的优雅与内涵。

吃着爱人烙的洋芋饼，煮着罐罐茶，我在晚霞湖畔的时光，随着这一家人的日子温馨、悠长起来……

在广种薄收的岁月里，姜先生延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精心侍弄家里不多的一点田地，闲暇的时间裱些字画，出门拍拍照片。2013年5月，CCTV4“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来西和晚霞湖录制乞巧节目，从祖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扎巧手艺，通过他的双手展示给了全国观众。7月，正是一年一度的乞巧女儿节，晚霞湖畔的姑娘们宛若一朵朵清丽的荷，绽放属于自己的节日里，CCTV中文国际频道也来拍摄西和乞巧，他再一次把扎巧的整个过程展现了一遍。8月的一天，剧组打来电话，通知他9月16日下午5时收看央视播出的乞巧节目。当时，他的确有些激动，但没几天就忘记了，那段时间正是秋忙季节，他一心只想赶在雨季之前把洋芋挖回家。一天，朋友打电话说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了他扎巧的场面，那时，他正在几里路外的泥土中弯着腰，把挖了一天的洋芋装进袋子，准备运回家……

日子，就像每天早上煮的罐罐茶，时间越长，越显得平淡无奇。像姜先生这样，把先辈们一代代传承的民间手艺继承下来的人已经不多，但凡有点能力和想法的人，都如潮水般涌进城市，去感受现代文明的气息，可他却坚守着父亲留给他的手艺，过平淡如水的日子。说他是艺术家吧，他却那样深情地恋着土地，恋着土地上生长的庄稼；说他是农民吧，他却数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巧手慧心，得空剪纸、执着书画、热衷于扎巧娘娘像……

# 竹实

— 第1953期 —

晚霞湖 冉创昌 摄